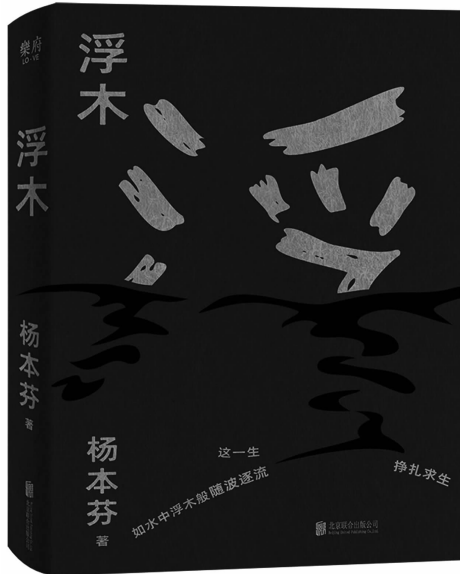


从《秋园》到《浮木》

一个中国普通女人的一生，没得选



80岁，成为作家

杨本芬的女儿、南京儿童文学作家章红在代后记中写道：母亲崇拜作家，但从来没梦想过自己也成为一名作家。从汽车运输公司退休后，杨本芬就来到南京，帮女儿带孩子，和多数中国母亲一样为儿女奉献出所有。

章红家中藏书很多，萧红的《呼兰河传》，赛珍珠的《大地》，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充满着乡土人情气息，颇合杨本芬的阅读兴趣。特别是《江上的母亲》这本追忆父母及家族命运的书，她读过两遍，一个念头突然迸发出来：“我也可以写写自己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个了不起的人！”

在章红家那个由封闭阳台改造成的狭长厨房里，杨本芬开始迫不及待地动笔。除去灶台、水池、冰箱，四平方米大小的厨房里，已搁不下一张小桌。已过花甲之年的杨本芬以高凳为桌、矮凳为椅，开始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写作——写母亲一生的故事，写一家人如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的经历，写乡间的人与事。

灶台上炖着汤，抽油烟机在头顶上轰鸣，做饭的间隙，杨本芬随时坐下来，让手中的笔在稿纸上流淌出一行行文字——“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这一写就是两年，厚厚一摞手稿有八公斤重。

章红读到这些文字后，惊叹于妈妈的叙事能力。她把小说录入电脑，在天涯论坛上连载。帖子很火，跟帖留言不断，这也引起了一些出版机构的注意。

2020年6月，杨本芬的第一本书以《秋园》为题出版。那一年，她80岁。

用笔赶路，重走长长的人生

小说的主人公秋园是一位平凡的中国女性，经历了战乱、饥荒、颠沛流离、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个人命运完全无法自主。

1919年，5岁的秋园不谙世事，和父母兄弟一起生活在中原腹地的河南洛阳，在雨后的屋檐下光脚踩水，还不知道命运为她准备了怎样的磨难。

1926年，12岁的秋园一连失去了3位亲人，在那个春天，也永远结束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1931年，17岁的秋园用“送我读书”为条件嫁给杨参谋，也就是杨本芬的父亲。杨本芬为父亲取了化名“仁受”——这也像他的一生，仁慈善良，甘于忍受。

1937年，23岁的秋园随同仁受供职的国民政府撤往重庆，在中途停靠的武汉下船，把过去的生活抛在了吊桥那头。

1940年，26岁的秋园生下女儿杨本芬。在书中，杨本芬叫自己“之骅”，这是她旧时在家乡的名字。

30岁的秋园、40岁的秋园……挨饿、受苦、丈夫去世、改嫁、远走他乡，在漫长而痛苦的岁月里，她生下6个孩子，带活3个，夭折3个。孩子夭亡，丈夫早逝，社会饥饿动

2020年6月，80岁的杨本芬老人出版了自己平生第一本书《秋园》，以自传体小说的方式讲述母亲充满苦难但不失坚韧美好的一生。书册装帧朴素，巴掌大小，却如催泪弹一般，感动了无数人，许多网友在豆瓣留言，说在书中看到了自己奶奶或外婆的影子。近日，老人的第二本书《浮木》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样是讲述大时代中载浮载沉的普通人的命运，给人一种对抗生死和苦难的力量。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荡，苦难堆叠的一生里，她常说“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

2002年，88岁的秋园历尽沧桑，依然会为外孙女没能看到山崖上怒放的杜鹃花而感到惋惜。

2003年，89岁的秋园终老于湖南。《秋园》的结尾，杨本芬写，整理秋园遗物时，在她的棉袄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简单写着她一生的“个人总结”：

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1937年，从汉口到湘阴，1960年，从湖南到湖北，1980年，从湖北回湖南。纸条上的最后两行，是秋园对自己这一生际遇的形容：“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故事结束了。这中间，80多年的苦楚，聚敛成几处坐标，是漂泊与挣扎的证明。

一个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就这样被她的女儿以文字的形式，浓缩进这本小小的砖红色封面书里，凝固成某种永恒。

关于《秋园》的补漏拾遗

2021年7月，时隔一年之后，杨本芬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浮木》，这是一个短篇集子，是关于《秋园》的补漏拾遗。

《浮木》中详尽讲述了《秋园》里笔墨不多的秋园子女们的故事，比如排行老大的儿子子恒，排行老五的儿子田四，排行老六的儿子杨锐，以及排行老二的女儿之桦，也就是本书作者。这些人物的故事将在《浮木》中一一呈现，用杨奶奶的话说：“我们一家人终于齐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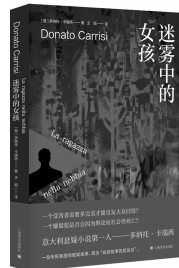
除此以外，《浮木》以很大的篇幅讲述了之桦所认识的那些乡间人物，他们的生生死死。他们多是劳碌一生的人物，许多人没有善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些来过又离去的生命，恰如泡影破灭于水面、闪电消失于天空；他们的故事则犹如梦幻——只是一场记忆，那是一颗露珠的记忆，微小、脆弱。但在破灭之前，那也是闪耀着晶亮光芒的，是一个完整的宇宙。

杨本芬说：“如同我愿意写下平凡如草芥的母亲，我也愿意写下平凡如草芥的与我有过交集的乡民。我还相信人们依然渴望阅读他人的故事与生活，依然需要文学，需要根植于这块土地、与他们产生共振的文学。”

乐府的创始人、总编辑涂志刚曾将《秋园》与《巨流河》对比，他说：“每一代人都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承受者。齐邦媛和她的父辈，当然承受了历史和命运，但比起大多数人，她还算是有能力去参与历史的。这样的记录当然珍贵，但每个时代，我们得到的其实都是这样的记录，它们重要，但其实又不够。反倒是那些碎片一般的，历史的承受者，那些普通人，如果他们的声音能留下一点点，就会特别动人。”

是的，你看那些全然无名的芸芸众生，他们经过的历史是怎样的呢？他们在洪流中挣扎，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生活，无声无息地死去。《秋园》写的是这样的人，《浮木》写的也是这样的人。如果没人书写，他们就注定会被深埋。

新书推荐



2021年7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意」多纳托·卡瑞西
《迷雾中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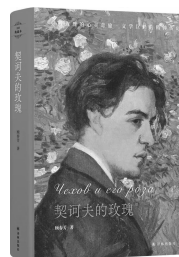
大雾弥漫的夜晚，警探沃格尔失魂落魄地出现在心理诊疗室，他身上的血和两个月前失踪的女孩有什么关联？女孩名叫安娜，外出途中神秘消失了。沃格尔奉命查案，他对指纹、DNA一窍不通，但并不妨碍他成为警界明星，因为他有独门秘笈，利用媒体和舆论的力量。他让大众相信女孩是被人诱拐，而罪魁祸首就是语文老师马迪尼。一夕之间，老师失去了家庭、工作还有尊严。案件眼看告破，沃格尔却收到另一条线索，三十多年前，曾有五个女孩失踪。难道真凶另有其人？沃格尔开始犹豫不决，是应该还老师清白，还是为了保全自己而隐瞒真相？沃格尔在心理诊疗室中娓娓道来两个月的经历，萦绕在女孩失踪案上的迷雾渐渐散去……

多纳托·卡瑞西（1973年—），生于意大利，法学专业，主修犯罪学和行为学。1999年，放弃法律事业，开始担任影视编剧。处女作《魔鬼在呢喃》一举成功，风靡全球，仅在意大利就售出20多万册，被译成20多种语言。



2021年8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比利时」魏希德著
《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

1126—1127年，北宋灭亡，赵宋政权迁都临安，建立南宋，形成南北政权对峙局面，这对帝制时代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11世纪末，宋朝不再主导有关其自身及其领土的信息的生产。宋朝文人作为朝廷公报、官方记载、档案汇编、王朝历史、军事地理和地图的生产者、使用者、讨论者，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地位。这一发展改变了此后帝制时代宫廷和文人在政治沟通上的关系。著名汉学家魏希德在其具有突破性的史学著作《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中指出，12世纪的地缘政治危机导致了文人对帝国复兴和统一的持久偏好。通过文本细读和对人际网络的构建，她对宋代的政治和思想史展开了崭新的思考。



2021年8月
译林出版社
顾春芳著
《契诃夫的玫瑰》

契诃夫是19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之一，但鲜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园艺师。契诃夫亲手设计和建造自己的花园，像斟酌词句一样把握水分、土壤和阳光的互动与平衡。这位培植花园的俄罗斯园丁，也在培植着自己的心田，同时在文学中培植着关乎人类未来的良知的土壤。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文学中以自己特有的伦理道德去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家。早在160多年前，他就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思想，他的文学和人生追求的核心在于对“生态和人性”的双重救赎。

这本由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撰写的契诃夫的精神传记，将引领我们踏上一场“寻找契诃夫的玫瑰”的心灵奇旅，真正走进契诃夫的精神世界，感悟他对自然、土地、花园和艺术的爱。



2021年9月
春潮中信出版集团
那多著
《人间我来过》

女主人公米莲怀疑丈夫出轨，设法跟踪却牵引出了9年前的命案。从这一夜开始，触到了枕边人的地狱，她这才真正意义上地活着了。

“看一个女人在绝境中会怎么办”是那多最初的创作冲动。一个人要面对的外部困境常常比内心焦虑更凌乱不整，更不确定不可控。所以人生最大的挑战也许不是作选择，而是如何与命运相处。其中，米莲的自我放逐和觉醒尤为动人。

那多描写弱者、观察社会的视角十分特别——耐心地描摹角落里痛苦小人物的疯狂与尊严，写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进而折射出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里随处可见的事倍功半和事与愿违。深挖人性，追索生活的本质。



2021年8月
译林出版社
乔叶著
《七粒扣》

鲁迅文学奖得主乔叶全新小说集，探索人生行至中途的意义与可能。给母亲洗澡的女儿一点一点地洗出母亲的过往；曾是恋人的中年男女相隔二十年一起爬山，度量彼此生活的轻盈与沉重；“照相”这件小事拉起岁月的渔网，兜起家族变迁中的重要时刻……穿过中年生活的尴尬，迎来自如与舒展，七幅日常生活精微小像，给我们以抵达人生又一片海湾的勇气。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彦珩 陈曦